

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

名家推荐丛书

MINGJIATUIJIAN

程德培 主编

名家推荐

2003年最具阅读价值

人物印象

21位名家推荐

章怡和 叶兆言 唐浩明 周涛

黄宗江 李辉 朱增泉 朱伟等

名家年度佳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

名家推荐

2003年最具阅读价值

人物印象

21位名家推荐

章怡和 叶兆言 唐浩明 周涛

黄宗江 李辉 朱增泉 朱伟等

名家年度佳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推荐 2003 年最具阅读价值人物印象 / 程德培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1-339-X

I. 名... II. 程... III. 新闻采访—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9962 号

名家推荐 2003 年最具阅读价值人物印象

主 编: 程德培

特约编辑: 朱小如

责任编辑: 余 同

设计制作: 夏季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4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81-339-X/I·045

定价: 22.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编者

可以说,没有众多名家的积极参与,这套与众不同的年度选本是不可能诞生的。

在此,我们向下列各位推荐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推荐作家、评论家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东	王宏图	邓一光	古 耜	叶兆言
白 烨	朱小如	刘醒龙	关仁山	毕飞宇
红 柯	孙甘露	李子云	李敬泽	杨 扬
吴 玄	吴义勤	吴其尧	何 锐	宋炳辉
迟子建	张 生	张廷俊	张 闵	张 炜
张 柠	张 陵	张颐武	张燕玲	陈 村
陈世旭	陈思和	林建法	周 涛	宗仁发
荆 歌	郜元宝	洪治纲	洪清波	贾平凹
贾梦玮	谈瀛洲	盛子潮	韩石山	蒋丽萍
程永新	谢有顺	熊学亮	潘凯雄	穆 涛

◎编者 写在前面的话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目录

CONTENTS

按推荐日期先后排列

- 001 编者 = 文 写在前面的话
- 001 李 辉 = 文 望尽天涯路
关于巴金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叙述 …程永新推荐
- 033 傅孟丽 = 文 和星宿停止争吵
七十岁的余光中……………吴义勤推荐
- 043 叶兆言 = 文 郴江幸自绕郴江……………贾梦玮推荐
- 062 吴 炫 = 文 忧患人生
记导师徐中玉先生……………张 生推荐
- 075 彭燕郊 = 文 可爱的梁宗岱先生……………杨 扬推荐
- 085 王炳根 = 文 蔡其矫与艾青在特殊年代的友谊…林建法推荐
- 096 张昌华 = 文 百年婚恋四重奏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王宏图推荐
- 107 杨亮才 = 文 民间文学之子
为纪念贾芝先生九十华诞而作 ……张 闳推荐

◎人物印象目录

116 章诒和 = 文 君子之交

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蒋丽萍推荐

165 唐浩明 = 文 晚清政坛上的一对杰出师生 ……朱小如推荐

178 张昌华 = 文 叶公超其人 ……谢有顺推荐

190 朱 伟 = 文 有关顾城 ……洪治纲推荐

194 周 涛 = 文 老将暮年 ……周 涛推荐

200 章诒和 = 文 斯人寂寞

聂绀弩晚年片断……韩石山 潘凯雄推荐

235 姚锡佩 = 文 著名学者徐梵澄的心路历程 ……郝元宝推荐

272 冀 沅 = 文 纪念黄老 ……张 柠推荐

281 北 岛 = 文 如果天空不死

怀念熊秉明先生 ……肖关鸿推荐

284 黄宗江 = 文 读人笔记五则 ……王光东推荐

295 朱增泉 = 文 朱可夫雕像 ……何 锐推荐

310 张永和 = 文 恭说张中行 ……刘醒龙推荐

●程永新推荐

望尽天涯路

关于巴金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叙述

◎李 辉 / 文

在巴黎感受巴金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咖啡馆，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

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时在1998年。距青年巴金离开巴黎的1928年正好七十年。

七十年，留在巴金漫长记忆里；七十年，渐次呈现在我的追寻目光中。

说不完的故事，看不厌的景致，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结。

沿着塞纳河缓行，注目河水流淌。抬起头，巴黎圣母院无言高耸，听不见雨果描写过的钟声。攀上钟楼，俯瞰四周。河南岸，是拉丁区和卢森堡区，小巷弯弯曲曲，网一样蔓延着。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时

◎李
辉
望
尽
天
涯
路

光就是在下面的一个个网眼里闪过。巴金当年初到巴黎时,就在河对岸的一座小旅店里寄寓。拿着地图,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七十年前,巴金也曾这样俯瞰过巴黎。那天,在和朋友吴克刚送别一位波兰姑娘之后,他们登上了巴黎圣母院的钟楼。

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塞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的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

此刻,当我伫立钟楼俯瞰巴黎时,自然没有巴金那种多愁善感。不过,与以往有过的纯粹的旅游新奇感相比,由于走进了巴金昔日重要的生活场景,我的此次巴黎之行,也就有了更具体、更多的历史缅怀。作为一个巴金研究者,这是难得的旅游与感悟相交融的双重体验。

我沿着拉丁区及相邻的卢森堡区的大街小巷漫步,我不时在河边的旧书摊前徜徉。一幢又一幢老房子,仍是百年前的模样,但我不知道哪一幢才是巴金当年寄寓的旅店。有些遗憾却不失望。每到一处,只要过去曾在巴金作品中读到过,或者与他的生活和思想有某种关联,我便不由自主地来想像当年这位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徘徊的身影。卢森堡公园的树丛草地,他在这里穿行,或者久久坐在里面看书;先贤祠前卢梭的雕像,他曾伫立在此,缅怀心目中那位写下《忏悔录》的伟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关押过罗伯斯庇尔、丹东、哥代(又译哥黛)小姐等风云人物的监狱里,我想到了巴金在小说中如何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走进王尔德流亡巴黎最后寄寓而病逝的旅馆,我想到巴金曾翻译过《快乐王子集》,想到他说过的一段话:“我喜欢王尔德的童话,喜欢他那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严正控诉,

对贫苦人的深刻同情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灵魂。”一家名叫“罗马”的咖啡馆，因流亡到巴黎的列宁曾光临过，并和托洛斯基相约在此见面，也让我想到了巴金在还没有来到巴黎之前，曾就俄罗斯革命和列宁等问题而与郭沫若发生的争论……

逗留巴黎半个月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我便以类似的感觉，走在巴金当年居住过的拉丁区及周边地区。

巴金抵达巴黎是在1927年2月19日，离开这里回国是在1928年底。在巴金的百年行程中，巴黎实在是最具转折意味的地方，是最值得解读的一个历史环节。对于他，巴黎有着双重意义，它既是以往行程自然而然的延伸，又是未来跋涉的一个有着全新意义的起点。

在巴黎，他直接以无政府主义革命青年的身份，投身于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声援即将被美国政府执行死刑的两位意大利同志的活动，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位真正具有国际性的革命者；在巴黎，他开始了小说处女作《灭亡》的写作，一个热心社会革命行动的青年，无意之中又扮演一个被热情燃烧和推动的文学家的角色，从此未来的行程彻底改变，一切的苦衷、矛盾、悲哀乃至辉煌也由此而决定；在巴黎，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笔名——巴金，一个总是让人想到无政府主义先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名字，让他烦恼让他忧……

走来时，这个中国青年叫李尧棠（字芾甘）；离开时，他有了一个笔名：巴金。以后的岁月里，“李尧棠”和“李芾甘”渐渐淡出，为人熟知的是“巴金”。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从二十世纪走进二十一世纪，然后又走到百岁华诞。

看那少年浪漫时

到巴黎去，并非巴金心血来潮的决定。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出国求学，而是他的思想之路的必然。

从在五四运动期间开始阅读新报刊，并很快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那时起，巴金仿佛就注定要走出来，要超越国界，成为世界

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一分子——虽然这个革命渐渐被人淡忘,因时代变迁而越来越不被人理解甚至误解。但对于他,那却是决定命运的关键环节。

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法国特别是巴黎,几乎成了所有流亡者的避难所和精神家园。大革命的传统和自由、平等的理想,使这个国度敞开胸怀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流亡的列宁、托洛斯基来到过;布尔什维克时代的苏联,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来到过。巴金自己便说过,他在巴黎时,就曾和不少来自苏联、波兰等国的流亡者见过面。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法国也成了中国许多渴望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前往的首选地。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一大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是在法国及周边国家勤工俭学大军中的一员。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进而成为了政治活动家。巴金的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中国同志,也在他之前来到巴黎。

现在,巴金也来了,在远涉重洋来到巴黎寻求新思想的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之中,又多了一位将在历史上大笔书写的青年。

1927年1月15日,巴金和朋友卫惠林一起登上前往法国的邮船离开上海。此时,他过完二十三岁的生日还不到两个月,但他决不是那种只是渴望远涉重洋去留学的莘莘学子,更不是仅仅满怀闲情逸致而好奇地去漫游世界的富家子弟。二十三岁,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不少年轻人告别大学走上社会的年龄。可是,当年的巴金却不。从十五六岁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到二十三岁过后前往巴黎,他已经在社会革命运动中摸爬滚打了六七年。办过多种政治刊物,写过许多诗文,翻译过不少著作,无论思想上还是行为上,他俨然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将了。

关于少年时代如何接受到“五四时代”的影响,特别是如何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巴金有过许多回忆。他所描述的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他所渲染的早年的浪漫和陶醉,常常让我对他所经历的历史场景充满想像。

从巴金的回忆中我们得知,被克鲁泡特金点燃热情的少年巴金,

曾和朋友们一起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夜未央》剧本，他们甚至排演过。与此同时，他还读到了俄罗斯女革命家、流亡西欧的高德曼的文章。巴金这样回忆过：“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着她的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个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然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

这是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青年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出发，从俄国历史与文学中汲取力量。巴金也不例外，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从最初接触《告少年》和《夜未央》那时起，反映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民粹派运动、民意党人反对沙皇斗争事迹的传记和创作，都曾深深吸引了他。

巴金的精神之旅，从十五岁那年起，就以与世界性的思潮和外国革命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方式开始了。这是巴金独有的道路。我们看到，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及作家不同的是，少年的这一次亲密接触，竟会持久不变地影响巴金，进而塑造巴金。可以说，少年时的青春萌发，为他瞭望世界的窗户一旦打开，方向就不再改变。他的历史见识，他的精神成分的构成，乃至因此而酝酿的文学气质，从他站到这扇窗户面前那时起，就按照一条清晰可见的直线发展了。

真没有想到，少年的陶醉、少年的梦在巴金生命中竟会延续得那么长久。陈丹晨先生在描述巴金一生时，以“巴金的梦”作为传记的书名，的确非常贴切而具概括力。

当谈及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个历史事件，我倾向于相信，一次“偶然”所起的作用，常常会大于所谓的“必然”。对一个少年来说尤其如此。他对信仰的确定，他对某一事业的投入，有时恰恰会因一个生命细节而决定。在回望少年巴金的道路时，“写信”这一日常生活的举动，因某种偶然而具有了至为关键的意义。

巴金不善言辞，他更喜欢在信中与人交流。在去巴黎之前，巴金

◎李
辉
望
尽
天
涯
路

有过三次重要的通信,在他的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值得细细解读。

1920年,十六岁的巴金在故乡成都家里写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封信,收信人不是别人,而是《新青年》的编辑、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陈独秀。

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写毕生中第一封信的。在阅读了《告少年》之后,他渴望有人帮助,渴望被燃烧起来的热情,会在他人引导下挥发出来。他按照《告少年》书中提到的上海新青年社的地址给编辑《新青年》的陈独秀写信。他后来回忆说:“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就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这是少年巴金与四川之外的世界的第一次联系。当他想到要写这封信并决定寄出时,就清楚地表明:从思想上讲,他希望有人指引;从性情上讲,他有一种闯天下的冲动。

陈独秀没有回信。或者他根本没有见到这封信,或者因忙于社会活动并筹建共产党,他已经顾不上——答复众多来信了,更何况写信者是一位十几岁的四川少年。

可以想见巴金的失望。但不久后他写出了另一封信,收信人是成都出版的《半月》杂志的编辑。他阅读了1921年2月《半月》杂志刊登的《适社的意趣和大纲》,感到适社的宗旨与理想,与《告少年》昭示的未来相吻合。他去信表示希望参加。

这封信刚寄出,第二天《半月》的编辑就来看望巴金,欢迎他参加适社。他的到来,无疑给巴金带来了惊喜,这正是失望过一次的巴金此时最需要的理解。在思想尚未明晰、理想正待确定的时候,来自任何地方的理解和关爱,都会让一个少年感到兴奋,感到荣幸,进而全身心投入到所向往的事业之中。

《半月》编辑来访,这是巴金与社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有了这一接触,他才真正告别了一己的狭小天地,开始拥抱社会,拥抱世界。历史是很难假设的。譬如,如果陈独秀回了信,巴金是否会另外发展?又譬如,如果《半月》编辑也没有答复,巴金是否会很快熄灭

热情,然后,渐渐走回家门和书斋,如他的许多同辈一样,平淡地走下去?

在回望历史时,人们喜欢多作几个假设。虽然所有假设都不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过程,但类似的询问却可以增加历史追寻的意味,为人们的思考多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不是某一个人乃至一篇文章、一封信可以决定的。但我却更看重一次偶然对一个少年道路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设想,如果陈独秀给期待中的巴金回信了,即便没有向他阐述思想,仅回信这一举动本身,就能深深感动他,进而服膺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并不乏见。

对一个少年来说,在确定人生目标和信仰时,事情有时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封信,一次谈话,甚至一束目光,就能产生影响,并最终予以改变。巴金相继写出的两封信,得到两种不同的回应,而《半月》编辑的迅速来访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关切,首先就在心理上给予这个少年巨大的满足,感情的回报与共鸣,也就在更大程度上确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便是这样理解巴金在随后的日子里,为何如此投入地参与这批社会青年的革命活动之中。

几年之后,巴金写出了又一封重要的信。时间:1925年年初;地点:南京。此时,巴金已过二十岁,离开成都也已有两年。这封信的行程很远,目的地是加拿大;收信人则是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俄罗斯流亡者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女士。

暂时不能断定这是巴金第一封写至国外的信,但至少是第一次给一位心目中的外国英雄、世界性的人物直接写信。在此之前,就日本政府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借机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曾撰写过诗文予以声讨,实际上已加入到了国际性的政治活动之中,是世界性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分子。但主动给高德曼女士写信,才可以看做是他第一次与国际上的革命家直接取得联系,并可将之看做后来的法国之行顺理成章的铺垫。

与高德曼女士通信无疑令青年巴金激动。高德曼——早就熟悉的名字,他甚至将高德曼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说高德曼是

◎李辉望尽天涯路

“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就是至高的赞誉。

现在,在经历了数年的社会活动和求学过程之后,巴金给遥远的“精神上的母亲”写信了。向她倾诉心中的感激、景仰,向她描述一个中国青年献身理想的热情和决心。这封信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希望它还躺在世界上某个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有一天某个研究者会意外发现。

让巴金感到激动的是,他在南京很快就收到了高德曼女士的亲笔回信。从此,他开始了与“精神上的母亲”长期的通信。十年后的1935年,在撰写回忆文章《信仰与活动》时,巴金用赞美的笔调描述了高德曼,并将高德曼给他的回信摘译了片段。从这些摘译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德曼对远在东方的这位年轻人充满着热情和关爱。

收到高德曼的第一封回信时,巴金已经选择了信仰,不再存在受此影响而决定未来道路的问题。更大程度上,这是崇拜者与偶像之间的直接交流,而这种联系,又进一步强化感情上的沟通,让青年巴金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从决定信仰那天起,巴金心中所系、所想,就是人类的大同。实际生活中,他所走的路也是在试图一步步通向世界,融入世界。从这一方面说,这次通信将巴金与国际联系得更紧密了。

两年后,巴金来到了巴黎。

巴金继续与高德曼通信,从她那里不断得到教诲和帮助。他还特地到巴黎郊区拜访了高德曼的丈夫、同是革命家的柏格曼。后来,对柏格曼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述,巴金非常喜爱,曾翻译柏格曼的回忆录《狱中记》,并参照柏格曼的著述撰写了关于俄罗斯民主革命历史的著作。

拿起笔,融入世界的呐喊

在巴黎,渐渐向巴金走来的,是巴托罗米欧·凡宰特(Bartolomeo Vanzetti)、费迪南多·萨珂(Ferdinando Sacco)的死。两个远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的死刑执行,以及围绕这一事件而掀起的全球性浪潮,根

本改变了巴金的生活方式和道路。

巴金所说的“鱼贩子”是凡宰特，“鞋匠”是萨珂。

凡宰特和萨珂都是住在美国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他们主要从事劳工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1920年，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塞多在美国被捕，凡、萨两人发起救援活动。5月3日萨尔塞多被处决后，抗议活动更为激烈，凡、萨二人也上了波士顿当局的“黑名单”。正在此时，马萨诸塞州一家鞋厂发生了杀害保安和会计的案件，警方遂将罪名强加在凡、萨二人身上，5月5日将他们逮捕入狱。由于案件明显存在漏洞，抗辩与申诉一直延续到1927年，长达七年之久。后来，真正的凶手落网，事实证明与凡、萨无关。尽管如此，1927年4月9日，马萨诸塞州法院仍将他们两人和凶手一起判处死刑，并将在同年7月10日执行。

不公正的判决一经公布，随即引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抗议。

身在巴黎的巴金，就在此时读到了凡宰特的自传。同一种信仰，同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本来就处在苦闷和忧郁之中的。有着敏感情绪的巴金，此刻为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凡宰特——这位被关押多年的“鱼贩子”的命运而忧虑。年轻的巴金也成了全世界声援活动的一员，他在巴黎的生活也因为参加这一声援活动而发生变化。

此时，他想到了伦敦的高德曼——他的“精神上的母亲”。他写信前去倾诉心中的痛苦。

除了高德曼的鼓励，巴金因身在巴黎，在这座城市过去发生过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冤屈者辩护的范例，对他显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譬如伏尔泰，譬如左拉。巴金自己后来说过，他对伏尔泰所知不多，“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

给凡宰特写信对巴金来说，是一件异常神圣的事，拿起笔的瞬间激动实不亚于当年在南京给高德曼写信：“我于是怀着一种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到耶路撒冷进香的教徒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静

◎ 李 辉
望 尽 天 涯 路

的房子里,用大张的信笺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写给那一个德含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凡宰特回信了!这无疑是在巴黎遇到的最大惊奇和激动。读完凡宰特的信,巴金立即回信,他还随信附上自己的照片。随后,他拿出笔记本,写下此时的感受。这些日记,后来便成了《灭亡》中第十一章的片段。这一章叫做: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在巴黎,最初产生冲动用日记形式来写下文学片段,是在1927年4月。当时,传来了国内“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尽管在信仰与政治态度上巴金与共产党不同,但对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他表现出极大愤慨。这种愤慨不是出于信仰,主要是出于人道。巴金明确地说过:“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杂谈《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中,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观点:“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其钦佩。我确实恭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

以这样一种方式,李大钊与那些巴金赞美过的法国、俄罗斯的英雄们一样,在他心中供奉的祭坛上有了光荣的位置。而现在,让巴金担忧的是,面临死亡威胁的凡宰特、萨珂,很可能又将走上“殉道”之路。

与初到巴黎时的那种寂寞、苦闷相比,凡宰特事件的出现使巴金的巴黎生活开始有了天天关注的具体内容。8月22日凡宰特和萨珂被送上了电椅。

现实的悲剧又一次给予巴金沉重打击。

此时的巴金已从巴黎搬到距巴黎一百多公里的小城沙多—吉里。在那里,他看到了巴黎《每日新闻》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巴金为之愤怒。他说他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写信,向各地的朋友倾吐心中的悲哀。他又拿出了笔记本写下此时此刻的感受。

从巴黎开始断断续续写出来的片段,后来串联起来,成了巴金的

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伴随着凡宰特、萨珂两人的生死起落。虽然作品的背景是中国,反映的也是巴金在国内经历过的或者感受过的现实,但他的心理背景却是世界性的,是与凡宰特他们密切相联系的。

巴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在巴黎走上了中国的文坛和历史舞台。

在《灭亡》作品背后,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巴金因受到凡宰特悲剧的刺激而产生出来的悲愤与不安。他是借杜大心这个艺术形象在发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有话要说,有热情要燃烧。

这正是巴金走向文学的首要推动力。

到巴黎来,巴金开始了走进世界的行程;继而,声援凡宰特,萨珂,他又直接融入了世界。现在,令世界关切的悲剧,促成了一个中国作家的诞生。而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中国作家将以卓越的文学成就走向世界。

五十五年后,法国把特殊的荣耀给予了巴金。

1983年5月7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紧紧握着巴金的手,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佩戴在巴金胸前。在致辞中,密特朗总统说:“我的国家在此推崇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者,著述不倦的创作者。他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其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对于巴金,来自法国的赞誉无疑是他晚年收到的最好礼物。

巴金——一个笔名的解读

与高德曼、凡宰特通信的李芾甘,选定了一个笔名——巴金。特殊的笔名,不能不让人总是联想到无政府主义的两位大师巴格宁、克鲁泡特金。

关于这个笔名,巴金自己后来的解释是这样的:

我因为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

◎李
辉
望
尽
天
涯
路